

(香港) 岑凯伦

大家庭(上)



大家庭(上)

(香港) 岑凯伦

高家是香港的望族。高先生在世的时候，曾经做过非官委议员，得过爵士名衔，又是太平绅士，他的家产超过一亿美元，家中仆婢如云，极之豪华，自从他去世之后，大权落在他的太太身上，高太太年已五十，聪明过人，出身名门，精通中文，能说流利的英语，一向在上流社会极出风头。自从高先生去世之后，她更加活跃，不到一年，已成为妇女会的领袖，她在外交际，乐善好施，谈笑风生，平易近人，极得人缘，可是在家里，她就完全换了一个人。

高家的人，背地里都叫她慈禧太后，其实，她比慈禧太后更爱弄权，家中上下人等，无不对她畏惧，而她的家法也很严，佣人犯了错，她毫不留情地把她驱逐，仆婢犯了事，会挨她一顿毒打，至于她的儿女，只要她在家里，不是骂这个，就是骂那个，除了六少爷和七小姐，全家人都对她见而生畏，幸而，她在家的时间也不很多，她要上办公室，主持亡夫的事业，她要到妇女会，主持一切社会活动，因此，她每天大约只有四小时在家里（除了晚上睡觉的时间没计算在内）。不过，她虽然不在家中，也常会打电话回家控制一切，而且，她在家的四小时当中，她会利用每一分一秒去挑剔家人的错处，尽量要使每个人活在她权力掌握之中，谁也不能违抗她的命令。

高太太的特务政策也很厉害，她有一个堂弟，由于家道中落，因此来投靠高太太。堂弟——冯家善，为人善于迎拍，懂得讨高太太欢心，因此，高太太十分信任他，名目上，家

善是高家的亲人，其实他是高家的管家和高太太的私人特务，他常常在高太太的面前，打击他所不喜欢的人，不过，他也是很有技巧的，表面上，他很和蔼可亲，其实，他有满肚子的计划，他不愿意一辈子做高家的管家，而且，高家的家产也太多了，他巴望能占到其中一份。

高太太虽然为人十分精明，不过，她也有一个缺点，就是最喜欢人家拍马屁，只要有人崇拜她，恭维她，她就高兴得不得了，而且，她还有一个爱好，喜欢玩古代的升官图。冯家善知道她的性格，只要高太太一有空闲，他就逗着高太太玩，而他每次都故意输给高太太，令高太太十分开心。因此之故，她就十分喜欢冯家善，认为他够忠心。

高太太一共有四个儿子，三个女儿，大儿子高天伦，二儿子高天培，三女儿高安琪，四女儿高安妮，五儿子高天恩，六儿子高天德，七女儿高安娜。在七个儿女当中，她最喜欢天德和安娜，因为他们居小，而且也很会讨高太太欢心，因此，高太太自小就疼爱他们，一直到长大，两个活宝贝，不单只不害怕高太太，反而高太太顺着他们。

七个儿女当中，高太太最不喜欢大儿子天伦和四女儿安妮，她常常说天伦和安妮，是没有前途，没有志气的苦瓜干，整天只会愁眉苦脸，高太太偏偏最不喜欢那些有忧郁的人。至于五儿子天恩，由于他天份高，人聪明，而且样貌英俊，高太太本来很爱他，其实，在七个孩子当中，她最爱天恩，可是，由于天恩有背叛性格，而且不喜欢高太太的专权，因此常常起来反抗，又爱驳嘴，因此，尽管高太太心里怎样爱天恩，表面上，她骂天恩最多，几乎每一天都骂他，他所做的一切事情，高太太都要管。

这一天，难得一家九口（连冯家善在内）都在家里吃晚

饭，他们在餐厅一张大圆桌上吃，餐台上的大圆旋转食盘放满了鸡呀，鸭呀，鱼翅和乳猪，高太太盛了满满一碗饭，她的教训词就开始了，她首先针对大儿子：“天伦，你是高氏公司的总经理，公司里的一切事情，你有权决定，可是，你好象是一个没有头脑的木头人，什么事情都没有主意，无论大小事情，你总要那些高级职员来麻烦我，你要知道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办，怎能一天到晚为高氏公司的事情伤脑筋，你这样无能，怎可以办大事？”

“妈，你是高氏公司的董事长，我认为一直向你请示是对的，我怕自己没有经验，做得不够好！”天伦垂头回答。

“没有经验？你这话是怎样说的？”高太太瞪了天伦一眼，“你是香港大学的高材生，去美国深造过四年，又曾经去英国进修经济学，不管你是否真的很有成就，但是起码也是一个博士，而且，你今年已经三十岁，你爸爸象你这样的年纪，已经是个太平绅士了，真亏你，直到现在，还是一事无成，我真为你担心，唉！算了，多说你两句，你又苦起了脸，好象我是你的后母，存心欺负你似的，其实，我养你的时候，痛了一个小时才把你生下来，辛辛苦苦的，却生了一个没有头脑，只会愁眉苦脸的傻子。”

没有人敢说一句话，其实，每个人都有自身难保的感觉，尤其是天培，他知道，火势就快燃烧到他的身上，果然，高太太夹了一只虾，咬了一口，又向天培进攻：“你呀！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，你爸爸把好好的一间工厂交给你打理，当时，工厂每年都赚了大量的钱，可是，自从由你管理之后，虽然没有亏本，但是，据我的调查，每年最少要少赚二十万，这到底是什么道理？你是个德国留学生，又是机械工程博士，你连一间工厂都管不来，你到底是怎样搞的，你爸爸没有到外

国留过学，他也不是什么博士，但是他比你能干，比你聪明，比你会赚钱。”

“妈，自从我接管工厂之后，工厂的业务比从前更好，单是今年，就比去年多赚了五十万，不过，我把那些钱用在工厂以外的事情上，所以……”天培只说了一半。

“用在什么事情上，前后一共七十万，你不会是赌马赌狗输光了吧？”高太太抢住说，她的声音提高了一点。

“妈，你知道我一向不喜欢赌博的，那七十万，我是拿去建造工人宿舍，以后，每一个工人都有地方住，用不着为住宿的问题烦恼，他们一定会更努力工作。”

“什么？什么？你兴建工人宿舍为什么事先不征求我的同意，你竟敢自作主张？你虽然是厂长，但是，你不要忘记，我是工厂的董事长，以后每一样事情都要问过我！”

天培立刻点头称是，刚才，高太太还骂大儿子，因为他每事向她请示，就是没有头脑。现在，天培兴建工人宿舍，高太太又骂他目无尊长，自作主张，不过，没有人竟敢斥高太太，高太太吃饱了饭，她用餐巾抹嘴的时候，又针对三女儿——安琪，她先叹一口气说：“安琪，你的命也太坏了，结婚不到半年，丈夫就死了，又没有养下一儿半女，我怕你在文家受苦，所以把你接回来住，虽然，你的遭遇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情，可是，你总不可以整天吃饭睡觉，应该要找点事情做才对呀！否则多无聊！”

“妈，你认为我应该做些什么好呢？”安琪立刻站起来回答，她是很注重礼貌的，因为她结婚之前，就受过高太太的特殊训练，她说，“我在夫家曾经学过烧菜……”

“烧菜？我们高家有仆有婢有厨子，谁要你做这种下贱的工作？”高太太不以为然地说，“我只叫你不要一天到晚躲在

房间里，应该多多关心你的弟妹，多点关心家庭，我请客的时候你不要缩起来，应该帮忙我招呼客人。”

“妈，我明白了，以后我会依照你的话去做。”安琪说。

“唔！”高太太示意叫她坐下，她瞟了四女儿一眼说，“安妮，在七个儿女当中，我最为你担心，你的样子，也不是什么天仙化人，人又不够聪明，而且又呆板忧郁，一天到晚躲起来看书，你看你，瘦得象病鬼，改天我带你去照肺，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肺病，还有呀！你整天地看书，戴上眼镜，样子就更加难看了，我别的都不担心，只担心你嫁不出去，我并不是养不起你，但是有一个嫁不出去的女儿，总是不大光荣的。”

安妮垂下头，眼泪都淌下来了，不过，她不敢放声痛哭，因为如果她哭起来，高太太一定认为她心里不服。

高太太开始吃水果了，她最喜欢吃橙，她一面剥着橙皮，一面问五儿子——天恩：“你明年就大学毕业了，大学毕业之后，你倒有什么打算？有什么计划呢？”

“妈，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希望去英国研究法律，”五少爷——天恩回答说，“现在，我虽然是进修文科，但是我对文科没有多大兴趣，因为我不想教学，也没有兴趣写作，因此，我已经计划好，要做一个律师，所以……”

“什么？做律师？做律师到底有什么用？”高太太叫了起来，“我们高家又没有开律师楼，如果你想管商行，那么你应该学经济，如果你想管工厂，那么也应该学你二哥的样，去研究工程，你学律师，根本和高家完全没有关连。三年前，你要学文科，我已经十二分不赞成，念什么文科呢？难道你要做教授，做教授有什么好，自古有道，不是穷人不教学，不过，我认为虽然念文科没有出息，我希望你出国深造时会改

变主意，想不到你竟然选了法律，真岂有此理，你是高家的儿子，你必须在经济与工程之中选一科，甚至研究化学也行，因为我们也有化工厂。”

“妈，念书我认为是决定自己一生的事业，因此，我认为要依照自己的兴趣与天才去选择，我对于管商行和管工厂却没有兴趣，而且，我也没有做生意的本领，其实，有妈妈，二哥和大哥管理一切，已经足够了，多我一个和少我一个却没有关系。”天恩回答高太太，他一向是敢作敢言的，他不会盲目附和，因此，高太太最不喜欢他这一方面。

“嘿，嘿！”高太太低哼两声，她十分不高兴，她往往对这个儿子都是无可奈何，她爱他，但是他总是事事违背她的意愿，高太太曾经希望把高家的一切全部交由天恩管理，她认为天伦和天培都是庸才，不能承担重任，只有天恩，他才是一个人才。可是，天恩竟然要去做律师，高太太又怎能不生气呢，因此她沉声说：“天恩，你这个人，虽然是个男人，可是，一点责任心也没有，你说，高家的产业，有我，天伦和天培打理就够了，难道你不是高家的儿子，高家的家产你没有份的，你就只管自己的兴趣，连高家的事业也不管？你对得起爸爸吗！嘿！”

“妈，我知道我是高家的儿子，我有责任，不过，做律师也不一定是毫无贡献，比如，我们的工厂或是商行跟人家有什么过不去，须要法律解决，那么我就可以……”

“不要再说了，你的思想太荒唐，我们高家，是积善之家，怎会和别人打官司，而且，谁敢不尊重高家的人，哪会有人和我们过不去，”高太太手一摆抢住天恩的话头，“天恩，我来警告你，我是一家之主，也是你的母亲，你们的一生，必须由我来安排，我要你怎样做，你就要怎样做，当然，我安

排的一切，全部是为了你好，我是不会害你的，你听着我说，你大学毕业之后，去德国读两年工程，再去美国学两年商业管理，至于你要学法律的事，我劝你不要多想了，我是不会让你去英国的。”

“妈，不……”天恩举起手，极力要反抗，他不愿屈服。

“天恩，”冯家善这回开腔了，这个堂舅父，总是做好人（为高太太而充好人），他轻声喝住天恩，并且说，“天恩，乖乖的听大姐的话，你看，大姐在生气了，你是个孝顺的儿子，你不忍心让母亲生气吧！她的身体要紧呀！”

天恩敢怒而不敢言，本来，他和冯家善吵一顿，但是，表面上看起来，家善又是好意，而且，把母亲气坏，罪名可大了，所以天恩突然拉开椅子，走了出去。

“这个孩子，脾气这样猛，他将来一定会吃亏，”高太太看看天恩的背影说，顿了一会，她又回过头来对六少爷天德说，“天德，家善说你昨天又买了一部新跑车，你本来已经有一辆，为什么还要浪费，你要知道，赚钱是不容易的，你这样花费，象个花花公子，我们高家的钱，总有一天会被你花光了，你真是太不长进啦！”

“妈，我知道你赚钱很辛苦，我也不是乱花费的，不过，陈家的几个儿子，都说我以前的那部汽车太旧，又说我们是充门面，不是真的有钱，连一部好的跑车都买不起，我为了高家争一点面子，因此我大着胆子把新跑车买了。”

“天德说得不错，”冯家善一向与天德交情最好，他们常常偷偷去看艳舞，赌马，赌狗，看小电影……因此，冯家善是最维护天德的，原因是天德的利益，也就是他的利益，因此，他向高太太赔笑说，“陈家的几个孩子，仗着父母宠他，到处欺负人，总以为自己家里有钱，以为自己比别人高一等，

他们每次来，总是处处挑剔，如果他们的父母不是与姐夫是世交，我真的会把他们赶出去，其实，他们陈家有什么了不起，高家比他们有钱得多，尤其是大姐接管高家的产业之后，高家在上流社会的地位更提高了，我们可以算得上是十大巨富之一。”

高太太一生最喜欢戴高帽子，只要有人赞她，她总是十分高兴，冯家善这么一说，她就忘记了责备儿子，和冯家善谈论起陈家来，她说：“陈家不错是有钱，而且也有势力，他们上两代，曾经做过丞相，不过最近这几年来，家产大部分都被他们那班败家子花光了，钱呢！不是没有，可是和我们高家比，就相差得太远了，其实，也不能怪几个儿子，都是陈太太不好，她不会好好管教儿子，如果换了我，就不会教出这些败家的儿子来，还有，陈太太除了做家庭主妇，便什么也不会了，没有生意眼光，又不会协助丈夫巩固和发扬事业，这样的女人，这样的妻子，这样的母亲，唉！又怎会有一个美满的家？”

“可不是吗？如果换了大姐是陈家的主妇，那么，陈家就不会在几年之间，没落得那么快，陈太太真的要负责任。”冯家善连忙附和着高太太，向她捧了一下。

高太太心里不知道多么的高兴，可是，她仍然没有忘记，剩下小女儿没有教训，在七个孩子当中，除了对天恩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之外，高太太最喜欢七女——安娜，因为安娜长得美丽，人又活泼，谁看见她，都要赞她几句，而那些喜欢奉承的人，又说安娜象高太太年轻的时候，这么一捧，高太太真的有点飘飘然，其实，高太太年轻的时候，貌仅中姿罢了，根本没有安娜一半美丽，但是人家这么一捧，高太太就把安娜当作小影子，为此之故，她从来不说安娜坏话，她也

不让别人说安娜坏话，她觉自己或是人家说安娜不好，就等于说她不好一样，因为是她的小影子呢！不过，今天既然是“教训日”，除了六个儿女，照道理安娜也不能免，因此，高太太说：

“安娜，前几天你们的学校打了一个电话给我，那个人还自称是教务主任，她说你的功课老是赶不上，又说你上课时喜欢谈话，安娜，你已经是中学生啦！而且，你也快要十八岁了，你总该懂事点，不要一天到晚胡闹。”

“谁胡闹了？”安娜努起了小嘴，她习惯了在母亲的面前撒娇，因为她知道，母亲也许会责怪她几句，但是她是绝对不会受到惩罚的，因此，她半点也不害怕，“其实是那教务主任不好，他常常板着脸孔，又爱挑剔人，他简直不把我当人，只是把我们当奴隶，我看见他心里就着慌！”

“好啦！我相信你，是教务主任不好，但是，你的成绩不好，又是谁人之错，难道是教务主任吗？安娜，你的一张嘴巴，倒是很会说话，但是你想骗我，可办不到呢？我现在来警告你，如果你以后的成绩还是这样低劣，我就要惩罚你，”高太太看一看腕表说，“糟糕，我差点忘记打电话给范太太，家善，你立刻替我搭一搭线。”

高太太一离开饭桌，高家儿女们，也如释重负地散开，今晚的教训大会，到此结束了，高太太和她的太太团，在电话里通常谈天谈一个晚上，她再也没有时间去过问儿女的事，于是，看书的看书，拍拖的拍拖（拍拖是秘密的），找朋友的找朋友，各寻各的乐趣去了。

大少爷一向性格忧郁，不大喜欢热闹，因此他静静地回到房间去了，至于二少爷，他刚在露台上喝咖啡欣赏月色，突然六少爷静悄悄地走进来，他说：“喂！二哥，今晚绿灯夜总

会有精彩的表演，你和我一起去开眼界，好吗？”

“去夜总会，嘘，六弟，你说话不要这样大声，被妈听见了，可不得了，我倒无所谓，但是，你就不同了，你还在求学时期，妈已经声明过，求学时期，是不准去灯红酒绿的地方。”天培制止天德说，“而且，今天被妈教训了一顿，心情不好，我也没有兴趣去看什么表演了。”

“二哥，我就是因为你被妈妈教训了一顿，知道你心情不好，因此才会劝你去夜总会散散心，我是一番好意呀！”天德假好心的说，“今晚的节目精彩极了，如果你不去看，就大大的可惜，去吧！闷在家里做什么，乘机会试试我的新跑车，顶好玩的，去吧！担保你满意。”

天培没有什么爱好，他只喜欢看电影和看夜总会表演节目，不过，他很少自己一个人去看，总是和天德一起去，其实，每一次都是天德怂恿他，比如今天，他实在没有心情，但是经不起天德的花言巧语，他终于答应了。

三小姐因为是文君新寡，所以，她总是不大爱说话，吃完饭，她就回房间去了，至于四小姐，刚才被高太太骂了一顿，伤透了自尊心，因此之故，她一离开饭桌，便回到房间去哭泣，三小姐是同情她的，因此，她立刻到安妮的房间去，安慰她和开解她，两姐妹都是不得意的人，因此，她们就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，所以彼此关心。

天恩愤然离开饭桌之后，他想一想，留在家里，闷气很难散去，倒不如出外走走，他突然想到他的好朋友——潘伟烈，他和天恩最要好，而且，他也准备去英国学法律，因此，两个人常常谈得很开心，天恩想到他，立刻就穿好衣服，决定到潘家去，向潘伟烈发发牢骚散散闷气。

天恩到潘家，潘伟烈刚吃完晚饭，伟烈看见天恩苦着脸

孔，老大不开心的样子，他忍不住问：“天恩，你怎么了，好象和情人吵嘴似的，可是，你并没有情人呀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来，我们到书房去，你快告诉我。”

走进书房，天恩坐下来，他说：“和情人吵嘴是假的，被母亲骂了一顿是真，妈妈不准我学法律，她要我研究经济，或是做工程师，可是我两样都不喜欢，而且，妈还声明不准我去英国呢！她要我先去德国，然后再去美国。”

“高伯母的外表很时髦，照道理头脑应该很开通，她还为什么还这样顽固，而控制儿子的前途，我的父母就不同了，他们是绝对尊重儿女的爱好，比如我的妹妹，十六岁就去了法国学时装，现在又转去美国学室内设计，明年她还要去英国研究仪态，和到皇家戏剧学院进修，她每一次决定学什么，我的父母总不会反对，而且，认为妹妹应该把自己训练成为一个全才。”潘伟烈说，“至于我要学法律，我的父母也没有反对，虽然，我的爸爸也渴望我承继他的事业，但是，当他知道我没有兴趣，他就没有反对。”

“你的父母真好，真开通，”天恩诉苦说，“表面上，我的妈妈是个二十一世纪的摩登母亲，你瞧她，打扮得多么时髦，多么高贵，多么大方，其实，她的头脑，还停留于十六世纪，她对于我和我的兄弟姐妹，简直就不当人，只当我们是几只小羊，一切都要任由她去安排。”

“天恩，不用担心，也不用苦闷，我相信你的母亲，也不是老顽固，可能她专制一点。不过，我相信她慢慢会明白，你所需要的实在是什么，到时，她就会让你去英国学法律了。”

伟烈安慰他，天恩总算泄了一点闷气。

最有权威的七小姐——安娜，她虽然在家里没有出去，但是，她却也不寂寞，因为，她在电话里，和她的好朋友（全

是享受派的飞女)在电话里谈天,她的房里有一个私人电话,因此,她可以躺在床上,说电影明星雅伦狄龙如何迷人,谢贤如何英伟,佐治威美顿如何潇洒,伊利莎白泰莱变了肥猪(安娜个人认为),妮妲妮活得太无耻,每次演戏都尽量暴露,萧芳芳很会穿衣服,但是太作状(也是安娜主观认为)。总之,在安娜的心目中,男明星总是迷人,女明星呢,她认为没有一个好的。

二

姓高的一家人，就是这样子过生活，由于高太太的专权，因此，高家的子女，大部分不敢过自己所喜欢的生活，其中只有七小姐——安娜，是可以为所欲为的，至于六少爷——天德，他也可以过着他所喜欢过的生活，不过，他绝对不敢明目张胆，因为，他所过的生活是荒唐的，如果被高太太知道，那么，高太太一定不会放过他，虽然，高太太对他也有偏爱，而且，冯家善也必会为他袒护，不过，高太太是不容许他的儿女胡闹的，假使她知道天德小小的年纪，而竟然在灯红酒绿的地方进出，那么，她一定会非常生气，到时，她也顾不了偏爱不偏爱，她必定会惩罚天德，天德是个诡计多端的人，因此，他每一次去那些消费的地方，总是找人掩护，有时是冯家善，有时是二哥天培，不过，两个人的去处是不会相同的，他和冯家善在一起的时候，必是去那些见不得人的地方，比如：看小电影，手指舞院人体写生……至于天培，他是不肯和天德到这些地方的，因为，天培认为到这些地方，有损人格，所以天德也明白每个人的品格，所以，他每次和天培在一起，必是去那些比较高贵的夜总会，天德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只可惜他聪明误用，所以，他小小的年纪，就学得很坏，表面上，他还是个大孩子，其实，喝酒，玩女人，他什么都会，什么都行，什么都精。

现在，他又怂恿天培去绿灯夜总会看表演了，天培本来是不提意去的，因为，他被高太太骂了一顿，同时，他那计划改善工人福利的愿望又不成功，因此，高太太不容许他为

工人花费太多的钱，所以，他的心情十分忧郁。

但是，终于还是敌不过天德的甜言蜜语，他和天德一起乘车去绿灯夜总会。他们两兄弟，是乘坐天德的新跑车去的，绿灯夜总会的侍者，全部认识高天培和高天德，因为高家是香港有名的首富，姓高的一家人，真是无人不认识的。因此，侍者都忙着上前欢迎高氏兄弟。

天培很喜欢听歌星唱歌，不管是男人或是女人，只要他会唱歌，只要他唱的歌动听，那么，他就会对他或她着迷，至于那些表演节目，他并没有特别的偏爱，只要是以前没有看过的，他就会喜欢，所以，夜总会与他，是特别有缘的，同时，夜总会也是天培唯一的去处。

天培上夜总会，绝对不必瞒骗任何人，因为，第一，夜总会是高尚的娱乐场所，第二，天培已经有自立能力，他是高氏工厂的厂长，每个月可以领到一份优厚的薪金，所以，他在外面找点消遣，娱乐一下，或是购买奢侈品，高太太也不会阻止他，只要他本身的经济能力能应付。

天德每一次找他作掩护，也是这个原因，万一高太太或是高太太的朋友发现了他，他可以说是随天培来见识一下，当然，尽管如此，天德还是难免会被高太太责骂，可是，就不如他单独一个人花天酒地那样罪大恶极。

天培正在听一个菲律宾歌星在唱轻悠的情歌，突然，他看见天德站起来跟人家打招呼，天培一时好奇，回头一看，天德正和一个花花公子型的青年男子打着手势，和那花花公子同桌的，还有好几个男女，其中有一个少女，年纪很轻，大概是十七八岁左右，她的头发很长很软很黑，她的皮肤很白，眼睛很大，她穿着一套浅紫色的晚装，非常清静秀丽，当天培注视她的时候，她刚巧也抬起了头，于是，四目交换，彼

此注视了好一会。

后来，有一个男孩子和那少女谈话，少女才转过脸去，天培立刻问天德：“天德，你认识那一桌的人吗？”

“当然认识，刚才跟我打招呼的人，就是我一个好同学的哥哥，他家里有钱，懂得享受，他所认识的，全是名女人或是大明星，名歌星之类的女人，和他同桌的，就有两个新星，二哥，你看见了没有，那穿红色衣服的是肉弹新星，至于那穿紫色衣服的，是青春派的新星，这个小娃儿，模样的确标致，可惜不够热情，太冷淡，太正经，不够刺激。”

“原来她是个电影明星，她真美，真文静，象一朵不沾污尘的白莲花，我很喜欢她。”天培喃喃自语，后来天德在说些什么，他根本没有听进耳里，忽地，他又问天德，“老六，你所说的新星，她到底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那穿红衣的肉弹新星叫爱妮，变音就是爱你，她曾经在套占士邦片内担当过邦女郎的角色，没有什么演技，不过身材极惹火，神态也不错，我认为她很有前途，至于那穿紫衣服的新星，她叫白莲，她在套青春派电影内饰演过一个女学生，听人家说，她的演技很有深度，可以向文艺片进攻，不过，我就不喜欢她，太冷了，不够热情。”

“我喜欢她！”天培坦白地表露了心事，“我觉得她很美，我一直渴望认识这样一个女朋友，她叫白莲，这名字对她很贴切，因为，她正象一朵白莲花一样，天德，我希望认识她，你可不可以请你同学的哥哥把她介绍给我？”

“用不着求别人，我也认识白莲，我一样可以给你们介绍，不过，你认识她，也没有什么结果，她大不了和你说几句话，或是陪你跳一个舞，你想跟她交朋友，那简直梦想，她不会和你来往的，她根本是个冰箱。”天德说，“所以，很多